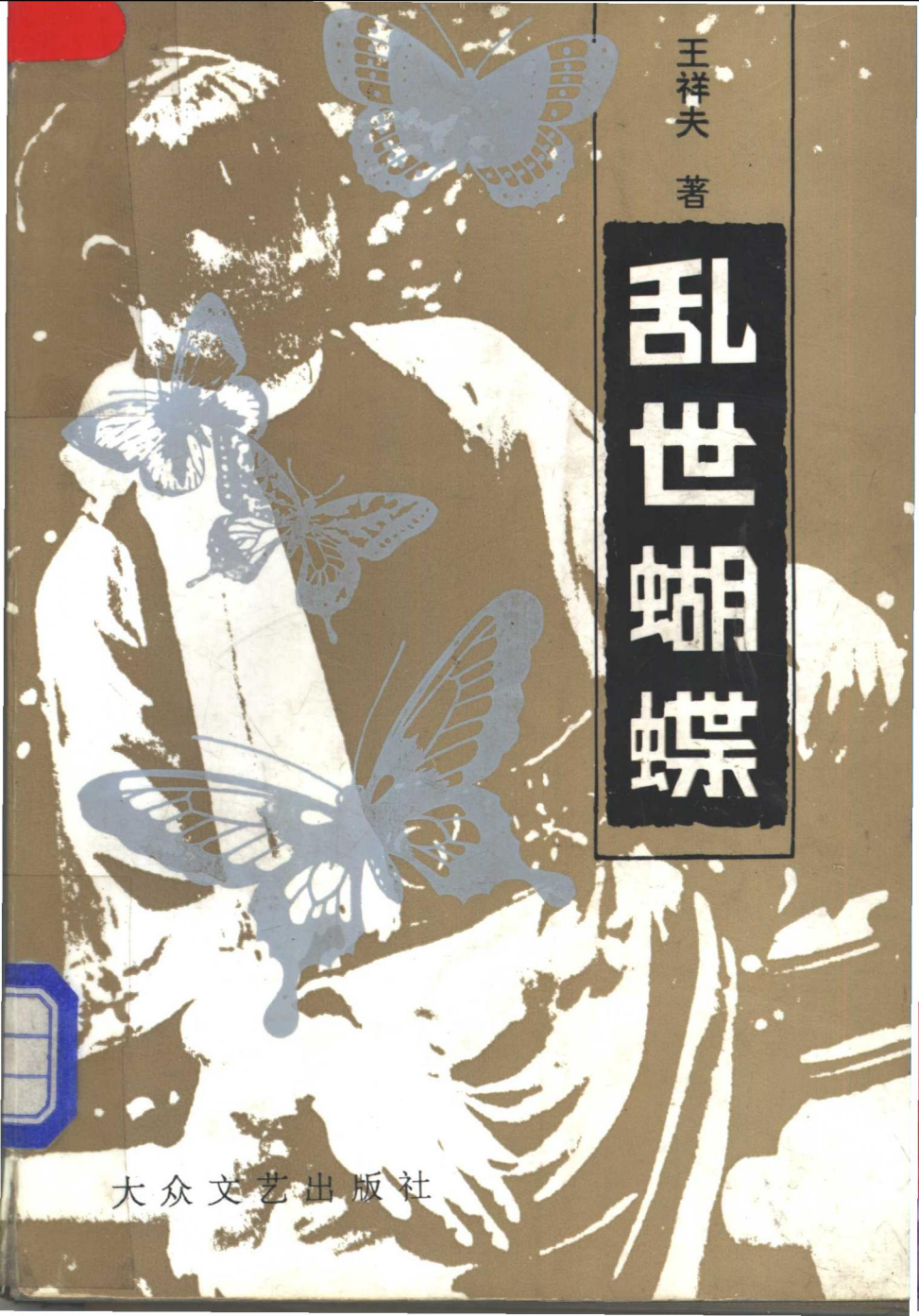




王祥夫
著

乱世蝴蝶

大众文艺出版社

1286
848

乱世蝴蝶

王祥夫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蝴蝶/王祥夫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4.4

ISBN 7-80094-072-1

I. 乱…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12 千 插页 2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9.80 元

第一卷

从东北赶回来过年的冬禄是在正厅家宴席上见到嫂子兰馨的，兰馨穿着青莲色裙袄，面孔显得有些苍白。不少人都说兰馨至今依旧还是女儿身是因为她嫁过来的第三天就守了寡，寡言少语，性格温柔的兰馨确实让人想到一株幽兰，这株幽兰侍候在老爷与马姨娘身后形成了杜家的风景之一。冬禄出门在外常常想起的人就是兰馨，这很怪，连冬禄自己都觉得很怪。兰馨轻轻慢慢的行动总让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尽的忧忧怨怨。每天吃饭的时候，兰馨都要把下人端来的菜一道一道轻轻接过来放到老爷跟前。她是杜家儿媳，按规矩她应该这样，她也愿意这样，愿意侍候公婆，愿意获得家里上上下下的欢心，因为她明白杜家最孤单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你也坐下吃吧。”马姨娘对兰馨说。马姨娘吃饭时手里有用没用总攥着一方紫手帕。她似乎从没年轻过，也不会更老，简直像院子里那株老石榴树几十年风姿如昔。马姨娘进杜家小二十年了，不少人记着马姨娘初来杜家的样子：穿着一身月白镶紫花绦的高领苏式旧衣裤，袖口都有些磨毛了，从杜家小边门无声无息像片落叶一样轻轻飘进来。她可能没想到外边看上去不显山不显水的王府花匠的院子会三进三出格局局那么漂亮。她在院子里站了好久，却没人上前和她说话，后来她的视线就落在正房前那株老石榴树上，有人看见她笑了笑，石榴树上那时果实密集状如千灯万盏不知向马姨娘暗示了什么？

那天下午就有人目睹马姨娘欠着一双小脚吃力地往石榴

树枝上系一根红绳，这个目击者就是兰馨的死男人夏禄。那年夏禄十岁，兰馨还没有嫁过来，那时老爷的正室——夏禄、冬禄、春禄的母亲还没去世。马姨娘往石榴树枝上系红绳的当天下午，夏禄、冬禄、春禄的母亲就扶病坐在正室的雕花大床上指挥下人用锯把那系了红绳的石榴树枝锯去。嚓嚓的锯声吸引了不少人来看，马姨娘也从自己的屋子里慢慢走出来，但她是几时站到石榴树旁的却没人知道。“其实这老枝不锯还能呆多久！枝老了还会有什么用！”马姨娘突然这么一字一字说。她的话说给谁听？奇怪的是锯掉的地方不久又爆发了新枝，而且愈发愈旺。不久冬禄他们的母亲就去世了。有人说马姨娘在没进杜家门之前是个“半开门”，但世界上说甜说咸说什么话的人没有呢？

兰馨在八仙桌边坐下来，把手中的白手帕轻轻展开，她的手帕上绣着一只孤孤单单的黄蝴蝶，她把手帕搁在手边开始吃饭。冬禄的媳妇秀芝和春禄的媳妇菊雪互相看看也坐下来。

家宴虽然丰盛，有从东北带来的鲑鱼鼻和鹿脯，但气氛有些不对，每个人都像有一深潭的心事闷在肚子里。老爷和马姨娘照老习惯早早离开饭桌。“你们慢慢吃。”马姨娘跟在老爷后边说。老爷没说话，脸色沉沉的。

“老爷子怎么啦？”冬禄问。

“老爷这一向不是骂孙文就是骂袁世凯！”春禄笑笑说。

“你还闹着要去日本吗？”冬禄问春禄。冬禄已经有半年多没回家了。

“我想做什么都做不成！”春禄说，“你不是也一样，你想开你的臭皮货庄？”

春禄闹着要去日本留学已非一天半天，春禄喜欢标新立异，他喜欢穿皮鞋穿洋服，平时他很少在家，在家就总和菊雪怄气，菊雪总在背地埋怨老爷，说老爷这么宠爱春禄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兰馨也随着从饭桌边站起来，她要去侍候老爷和马姨娘吃茶，还要给老爷去装水烟，还要给老爷念报，老爷很喜欢看那份专会搬弄是非的《大白话报》，老爷每天吃过饭后都要让兰馨把报纸念给他听。秀芝悄悄对菊雪说老爷这是学的王府王爷的谱儿，“自己有眼不看要人念！王爷学的是谁呢？王爷学的是洋鬼子！”

兰馨低着头走过冬禄，青莲色的暖裙下的蓝缎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像两朵幽蓝的花，冬禄盯着兰馨看时，被秀芝在脚上用力踏了一下。

兰馨没事就总爱在自己的小偏房里静悄悄地描绣花的纸样。用那种薄薄的竹纸和细细的眉笔，纸薄墨淡从进杜家门那天开始到现在已描了厚厚一大摞。后来兰馨就把这些绣样细心地一张张订起来。杜家上下都知道兰馨有一本很厚的绣样，下人陈妈向兰馨讨绣样给干闺女。“寡妇的花样也讨得吗？”兰馨说。“你心净手净比谁都净，你的花样怎么讨不得！”陈妈说。

“倒像一本幽幽怨怨的大书！”这天菊雪突然来了，她还从没来过兰馨这里，她一进屋就左看看，右看看，看兰馨挂在墙上的玻璃油画，画上画的是西洋风景。菊雪惊奇地发现兰馨的桌上有那么多的书，有《李太白集》，有《漱玉词》，还有《随园女弟子诗》，菊雪又发现兰馨还有不少小盒子，各种

美丽的小盒子，漆的、木的、银的收了不少。后来菊雪就哗啦啦翻动那薄薄的竹纸，突然就嚓地撕去一张，笑咪咪盯着兰馨。“这张送我好吗？我抽空想绣一幅湖色大窗帘。”

兰馨还没见过洋式窗帘，杜家窗上冬日只有老式木板护窗，夏天是湘妃竹帘，兰馨慢慢走到窗前。“看你的花样描得有多好！”菊雪突然笑了，把那张撕下来的绣样抖给兰馨看。

“怎么会是张白纸！”兰馨有些吃惊，“我为什么要把白纸订进去？”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菊雪盯着兰馨白白的面孔，“我知道！女人最知道女人的心，你我都是女人所以我知道。”

兰馨的脸就慢慢红起来，她慢慢抬起手捧住自己的脸。菊雪把那张白纸扔到桌上：“我知道你为什么，我迟早会告诉你的，女人不是靠粮食活的，女人靠什么活我们女人不知道谁知道？”

菊雪说话的时候兰馨就把那张白竹纸越叠越小，脸也越来越红，最后那个小纸方块儿就啪地从兰馨手中跳起来掉到地上。

这天下午，菊雪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秀芝。秀芝正在自己的屋里染指甲，多着十个手指，凤仙花膏子猩红猩红的糊满十个指甲。

“你怎么想起去她那儿？”秀芝问。

“我心烦！”菊雪说，原地慢慢儿转了一个圈儿。“心烦就想到处走，我进杜家快一年了，我哪儿也不愿去也没去过兰馨那儿。”

“你想去就去吧，与我有什么关系。”秀芝吹吹自己手指上的凤仙花膏。

“你是不是不高兴？”菊雪说。

“谁不高兴！”秀芝不停地吹指甲。

“兰馨活着是骗自己。”菊雪想想又说。

“管她骗不骗自己！反正要过年了，年节一过谁都要老一岁，谁也不会骗自己不老这一岁！”秀芝说，突然笑起来。

“你又描了几张好花样？”这天吃晚饭，老爷和马姨娘一离桌，秀芝就皮笑肉不笑地问兰馨。兰馨看看菊雪，脸就一下子红起来。“你把你的好绣样借我用用好吗？”秀芝又说。

兰馨站起来，把手帕叠叠好离开饭桌朝外走。“你急什么，急着回去描花样啊？”兰馨走过菊雪身边时带倒了一只凳子，凳子正好倒在菊雪脚上，菊雪没吭声，秀芝倒又说：“凳子倒了你也不扶起来，你急着描花样也不能这样啊！”兰馨已经走出去，走得挺快，装着没听见。“你的嘴不像锥子谁像锥子！”菊雪对秀芝说，“你这么对她有什么好处？”“好处？”秀芝说，“锥她就是锥马姨娘！”“我的嘴要像你就好了，我只会哭！”菊雪说。

“你哭有谁怕？你哭死马姨娘才高兴呢！”秀芝说。

“你知道老爷为什么不高兴吗？”菊雪把话岔开，看着秀芝。

“为什么？”秀芝说，“谁知道为什么！”

“春禄和玉贞那个骚货在花窖里给花神像画了两只耳朵！”菊雪想想，把话悄悄告诉秀芝，“那小娘子让春禄带她去花窖看花神像，说花神怎么有胡子倒没耳朵！”

“他俩去花窖？”秀芝看着菊雪，“一男一女钻花窖？”

“那小娘子说花神没耳朵怎么听风听雨号令百花，就随手

给花神画了两只大耳朵！”菊雪说，摸着自己的耳垂，“老爷还能不生气？老爷这回要是不生气就不是老爷了。”菊雪发现秀芝盯着自己的耳垂看。

“这下有好看的！”秀芝说，“马姨娘的贱嘴正闲得慌呢！”

二

“你怎么会带玉贞格格去钻花窖？”晚上春禄果真给老爷唤了去。老爷披了件灰鼠皮袍两脚蹬在白铜火盆上，看上去像是有些气虚但兴致勃勃。老爷刚和一位送洋表来的朋友又喝了些酒。他盯着春禄，一只手拿着洋表捂在耳朵上听。“你怎么敢在花神像上乱画耳朵？乱弹琴！”老爷说，“干什么不好，和格格钻花窖！你在花窖里干什么？孵小蝴蝶？”

听了这话，春禄忍不住想笑，看老爷的神情春禄明白老爷并没生气，春禄从小厮福官那里知道老爷刚得到一块德国小洋表，老爷不喜欢别的，就是喜欢小洋表，每逢得到一块新洋表，老爷总是兴高采烈。

“咱们家世代是王府花匠，你不想去养蝴蝶你到底想干什么？”老爷盯着春禄，三个儿子他最喜欢春禄。

“我不会，我也不愿当花匠养花。”春禄说。

“你会做什么？会穿洋服会放洋屁就是还不会吃洋饭！”老爷把身子靠近春禄，他看见儿子上唇柔软的胡须。“你不愿做奴才？你爷爷的爷爷都是王府的奴才，你有什么办法？别人想做还做不来呢，王府的奴才七品官！”

“皇上都倒了，蝴蝶想生想灭由它自己去好了，蝴蝶和我有什么关系？”春禄说。

老爷突然奇怪自己怎么一点儿也不生气：“你是谁？你以
为你是袁大头的公子？”老爷说。

“我迟早让他们知道我是谁！”

“小心我揍你！”老爷把手里的小洋表放下来。

“我想办报馆，”春禄又说。

“办报馆？登什么？登‘白狗放屁香，黑狗放屁臭’吗？”
老爷笑起来。

马姨娘那边手里的剪子突然“叭嗒”一声很重地落在桌上，马姨娘在剪桌上那几盆疯长的水仙，把水仙叶子剪成宝剑的形状。春禄很讨厌水仙，春禄明白自己不是讨厌水仙而是讨厌马姨娘。春禄也明白剪子掉在桌上的意思，就调过脸去说：“这水仙怎么这么臭！”

“是你嘴臭！”老爷说，老爷很怕家眷们斗嘴。

马姨娘马上陪着笑脸从桌后转过来：“那你三少爷就不要过这边来，反正我爱闻，水仙比什么都香，我可是最讨厌菊花！”

“别胡说！你不喜欢菊花谁喜欢菊花！”老爷回过头说。

马姨娘对老爷莞尔一笑：“还是老爷知道我，人喜欢菊花梅花，可菊花梅花怎么会知道人喜欢它？”

“胡说，你怎么也越说越远！”老爷说，“花不通灵什么通灵！”

春禄在旁边忍不住笑起来，露出白白的好看的虎牙。

“你笑什么？”老爷说，“杜家没财神，花神就是财神，你知道不知道？没有花神就没有杜家没有这处大院子就没有皮货庄南药店，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杜家养蝴蝶与花神又有什么关系？”春禄说。

“蝴蝶不归花神管又归谁管？”老爷说，“你怎么说话像三岁孩子！”

马姨娘在一边突然笑出声，她把鼻子凑近水仙，水仙便轻轻摇动若有风吹。

“你怎么也笑！”老爷说。

“老爷说话我哪敢笑？”马姨娘说，“我笑三少爷不相信有花神才敢给花神画两只大耳朵呐！”

“春禄你还不给花神磕头请罪！”老爷把小洋表轻轻搁到桌上，“我叫你来就是让你给花神磕头请罪的。连你哥的皮货庄都供花神你敢不信？”

“花神在花窖，让我朝什么地方磕头？”

“心有则灵！你得罪花神你不磕头谁替你消灾？”老爷撩起袍子站起来，把春禄往地上按。春禄闻见父亲身上浓重的酒味和皮袍里撩人的骚味和别的什么味。

“老爷，既然家里没有花神像就让春禄对水仙磕头好啦。”马姨娘在一边捂着嘴笑着说，“我种的水仙有多香！”马姨娘走过来，也用手按春禄的肩，春禄一把推开马姨娘：“磕头归磕头，你放尊重些！”

“我是怕你不会下跪不会磕头，我的水仙别人想磕头我还不答应呢。”马姨娘觉得很开心，撇撇嘴说。

“你也跪下磕！”老爷突然说。

“什么？老爷您说什么？”马姨娘的脸立刻挂下来，“老爷您太抬举我了，老爷要不要也磕几个？”

“我替我爹给花神磕好了，这叫子替父磕。”春禄高兴起来，“有没有子替母磕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马姨娘突然眯细了眼睛，她斜睨地上那两个暗红的拜垫，

浑身突然抖起来。老爷听见马姨娘咬牙切齿地把字一个一个吐出来，像狗吐骨头：“老爷，终归你是要我侍候的！”

老爷没搭理马姨娘，老爷调过脸对春禄说：“你也不小了，别让菊雪整天找我告状，你是有妻室的人，你怎么不好自为之呢？”

春禄和玉贞格格秘密地雇了小驴车去西山看雪，菊雪是当天下午才从小厮福官那里知道的。这天是腊月二十五，离大年三十还有五天，杜府上下是一片忙碌。

菊雪穿了一袭黑斗篷走出屋门，她准备去找老爷，想去问问老爷怎么不管一管春禄，这么下去还像个人家吗？谁家的男人总是和外头的女人乱跑呢？天开始下起了小雪，菊雪觉得自己六神无主，她慢慢走进杜府后边的园子，又慢慢从园子走回来，在雪地上留下不少凌乱脚印。她走到前院正房前在梅树边幽幽地绕了一圈，然后又去找小厮福官，福官告诉她老爷真是去了后园花窖去看蝴蝶。“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三少奶奶你怎么不信。”菊雪就又走到后边的园子里。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对菊雪来说是特别晦暗特别阴冷的一天，这一天对杜家来讲也是特别晦暗阴冷，老爷在花窖里看到不少破茧即死的蝴蝶一如腐朽的叶片。

菊雪慢慢走上后园的那个雪花纷乱的亭子，亭子上不久前还摆满菊花，老爷还请过不少人在这里喝酒赏菊，还写了不少长长短短的诗发表在小报上。菊雪想起前不久自己剪菊花时的情景，菊花干了抱成一团儿的样子很憔悴，菊雪把干萎的菊花一朵一朵剪下来装了一个花枕头。菊雪明白自己此刻的心也正像一朵菊花一样在渐渐憔悴掉。她慢慢在亭子里

的冰凉的石凳上坐下来，她想就这么坐着等老爷从花窖里出来，除此之外她没别的办法。她想问一声老爷倒底管不管春禄，难道真想看着春禄和玉贞格格私奔到日本去吗？再说皇上也倒了，什么格格不格格，婊子格格！

“别去想西山、想驴车、想春禄、想玉贞！”菊雪在心里对自己说。可那通往西山的雪地蹄痕密密麻麻不断涌入她的脑子而且越来越乱，一如漫天飞雪。一种莫名的恐惧像一口井，一口深深的黑井，菊雪明白自己正在这口井里慢慢陷落。再过几天就是小年了，菊雪一想到杜家即将姗姗而来的小年夜就又新奇又激动又觉得不能愉快。菊雪还没在杜家过除夕，这是她将在杜家过的第一个年。菊雪明白今年除夕自己是杜家的主角，她已经让裁缝给自己做了一身大红俄罗斯呢的大褶裙袄准备到时候穿。“你做衣服穿给谁看？给春禄吗？”菊雪觉得哀伤像一块冰压在心上。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菊雪总是在枕边这么问春禄，但问来问去似乎自己是在费力吹一管无孔之箫，得不到一丝一毫回响。春禄总是背朝自己侧身躺着在一边看书。“春禄你为什么总是看书而不看我一眼呢？”菊雪问。菊雪常常想是不是自己的事情被春禄发现了呢？菊雪一次次问福官，一次次把钱塞给福官，福官一次次发誓说没有。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菊雪那天夜里去和秀芝做伴，她在枕边这么问秀芝。秀芝穿着红抹胸正在菊雪胸上做一件事。“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这种事也要问别人？”秀芝说。菊雪觉得自己给揉搓疼了，就哎哟起来。“不要搓了，再搓我就不过来给你做伴让你夜夜守空房！”秀芝停了手，说：“真是的，我就弄不清春禄，有你这么漂亮的妻子，怎么还会去爱别人！”

“春禄这会儿在干什么？”菊雪突然说，她想知道春禄这会儿在干什么？

“可惜太晚了，”秀芝说，“要不咱们可以去看看。”

秀芝突然又坐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和你去看看！”

秀芝的行径有时候不可理喻其状如网，菊雪明白自己就是秀芝的网中之物。但菊雪不明白自己是给秀芝网住的还是自己甘愿撞进去的。那夜的行踪接下来便如梦如幻。她俩蹑手蹑脚来到菊雪自己的卧室窗前。秀芝放轻脚步把菊雪使劲往自己前边推：“你的男人你先看，你先看看他在做什么。”菊雪心蹦蹦乱跳贴近窗子，却看到春禄搂着小厮福官在喝酒，福官脸红红的，春禄一会儿把酒壶嘴往自己嘴里塞，一会儿把酒壶嘴儿往福官嘴里塞。秀芝就在菊雪头上轻轻拍一下，低低说：“想不到春禄倒和下人这么亲热，男人就是怪！”

菊雪突然觉得索然无味，又突然有些记恨福官。

“不知道别的女人会不会像咱们一样？”又躺上床后，秀芝在暗里睁着两只大眼问菊雪，菊雪觉得没什么意思，意思她就不想说话，她大睁着眼看着屋子里无边的黑暗。

“兰馨——”秀芝突然在暗中一下子坐起来，“兰馨不会看男人谁会！她没男人她不想男人吗！”

菊雪从亭子里站起来，她忍受不了石凳的彻骨的寒冷。她明白自己不会等到老爷的，她明白自己在杜家做什么都不顺。

菊雪慢慢走下亭子，在凉亭台阶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她不明白自己心绪为什么会这么乱！她觉得自己该去恨而又不知该去恨谁！菊雪边走边把黑斗篷拢拢紧，这样暖和得多。

走下凉亭往前院走的时候她突然在雪地上蹲下身去，她顺手把一根枯树枝拣到手里，她很想在雪地上写一个很大很大的“恨”字，大得杜家都容不下！

“没人陪我我自己哭了好半天！”从后园出来，菊雪去了秀芝那里。菊雪挑开秀芝屋子大云字头蓝缎的暖门帘出现在秀芝面前，显得很疲倦的样子。秀芝马上伸出手攥住菊雪冰凉的手：“你为什么总是哭！哭有什么用？”秀芝正守着火盆吃炒栗子，“这事你该去找老爷，老爷不管谁管？”秀芝说。“你坐下和我吃栗子！”秀芝又说。

“我不要！”菊雪说。

“你要什么？”秀芝问菊雪。

“我要什么？我只要春禄爱我！”菊雪的眼里又涌上泪水。

“你去找老爷！”秀芝站起来。

三

老爷这天心情特别阴晦，他从花窖踩着积雪回到屋里瘫坐在铺了皮褥的竹榻上，他觉得自己正在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在花窖里发现了不少死蝴蝶，怎么会有死蝴蝶？死蝴蝶给老爷心上投下很大的阴影。“老爷你怎么了？”马姨娘把沏好的普洱茶轻轻送到老爷手里。老爷摇了摇头。“真的……”马姨娘又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花窖里迟早要出事的，春禄和玉贞一去花窖我就明白要出事！”

老爷奇怪地看着马姨娘。

“我做梦啦，我梦见花神……”

“你做梦？”老爷最相信梦，老爷每做一个怪梦都要翻梦

书。

马姨娘看着老爷，她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她没事总爱抚摸自己的额头，她相信手能抚平皱纹，结果皱纹却越来越多。“我在梦里看得清清楚楚，我梦见花神，花神还对我说‘拿耳朵来’！我闭着眼也看得见花窖，不像有的人睁眼也不看花窖！”马姨娘的身子突然抖了一下。

菊雪就是这时候带着一肚子气重重一推门进来的。“什么事？”老爷看着从外面撞进来的菊雪有些着恼，从竹榻上欠起身。他不希望这时候有人进来，更不愿看到菊雪那张气乎乎的脸和那件莫名其妙的大黑斗篷。菊雪进来就站到门前，她不说话，两道黑黑的细眉颦蹙着，肩头上的薄雪在屋里暖气的滋润下慢慢化掉，滴落下来。

“春禄又走了！”老半天，菊雪才半哽半咽地说出这句话。

“人就怕把心坏了！”菊雪又说。

“你说清楚一点！”老爷皱皱眉，“他总是走！他走来走去哪一次能真走，他去日本了吗？”

“他跟王府的婊子走了、跟王府的婊子走了！”菊雪说，忍不住眉头一松就抽泣起来。菊雪奇怪自己当初怎么会嫁到杜家来，做这么一个不死不活的挂名媳妇！春禄喜欢玉贞格格是明里的事，杜家上下谁不知道！

“你怎么给我添乱呢！”老爷把茶杯往茶几上一蹶，老爷也说不清自己是在说春禄还是在说菊雪。

马姨娘在一边冷冷地看着菊雪抽泣，看了一会儿，不耐烦了，撇撇嘴：“你总是哭，你少哭几次好不好！年节前后你也不怕晦气！”

“春禄不在了谁敢不让我哭！”菊雪说。